

緬懷第十世班禪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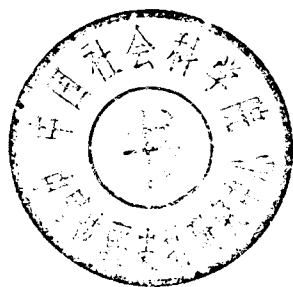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9.92

-1

缅怀第十世班禅大师

荣增·嘉雅活佛等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丁师浩
封面设计 刘家峰

缅怀第十世班禅大师
荣增·嘉雅活佛等 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3/8 字数:100千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700册 定价:1.25元

ISBN 7-105-01112-2/K·91

(汉 39)

0003943



第十世班禪大師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班禅大师的少年时代》等6篇回忆文章。文章的作者荣增·嘉雅活佛、牙含章等，有的是班禅大师的经师，有的是长期在班禅大师身边工作的人员。他们都是以自己的亲眼所睹、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阶段，客观地记叙了十世班禅大师从被确定为九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到举行坐床典礼的过程；记叙了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以后，经过了29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由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大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友好，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大团结的历史性变化；还记叙了班禅大师爱党，爱国，爱民族，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诚挚和执著，以及为祖国统一和民族进步奋斗不息的高贵品质。

值此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一周年之际，我们出版此书，以表对他的缅怀之情。

民族出版社

1990年1月

目 录

班禅大师的少年时代.....	荣增·嘉雅活佛 (1)
护送第十世班禅大师回藏纪实.....	牙含章 (8)
一、接受任务.....	(8)
二、初次与班禅大师和堪布会议厅官员会面.....	(10)
三、北京之行.....	(13)
四、返藏前的准备.....	(17)
五、开始起程.....	(19)
六、在香日德.....	(21)
七、由香日德到黑河.....	(24)
八、从黑河到拉萨.....	(29)
九、进入拉萨.....	(31)
十、回到札什伦布寺.....	(34)
班禅大师1954年进京途中散记.....	张定一 (41)
一、肩负重任欣登程.....	(42)
二、遍历高原载盛情.....	(44)
三、立马昆仑赞“彩虹”.....	(47)
四、返省故乡话今昔.....	(49)
五、途经兰州会西安.....	(53)
六、两位活佛同进京.....	(57)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进步奋斗不息.....	沙舟 (66)
人民缅怀倍增添.....	张定一 (103)
深深的怀念.....	任仁 (107)

班禅大师的少年时代

荣增·嘉雅活佛

第十世班禅大师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于藏历十六饶迥土虎年（公元1938年）正月初三日降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大师的父亲名叫尧西·古公才旦，是文都千户，大师的母亲名叫尧西·索南卓玛。大师的家族，是萨迦款氏的后裔，与元代的萨迦法王八思巴同姓。关于大师的家族的来历，在《文都寺志》有这样的记载：西藏萨迦款氏家族有一个名叫阿丹的人，从西藏来到安多，经过隆务到达文都地方，遇到一个打柴的人，那人见阿丹相貌非凡，举止超群，就用枝条铺地为毡，请求阿丹在文都长住，阿丹答应，定居下来。因阿丹聪明慈祥，对人公正，被众人奉为一方之主。阿丹有7个儿子，后来分别管辖一个部落，于是形成文都千户和千户管辖下的文都七寨。

大师的家乡文都在循化县城西南30里，包括中库、毛玉、相玉三条山沟，因境内有一座“文拉”（牛犊山）而得名。文都，以前又称作边都。该地在黄河南岸，气候温和，土地广阔，还有天然森林和草山，当地藏族人民主要经营农业，也放牧牲畜，属于半农半牧区。他们虔诚信仰佛教，与甘、青佛教大寺院塔尔寺、拉卜楞寺、隆务寺、夏琼寺都有联

系。在文都还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文都寺，座落在玛日村南面山坡下，相传五百年前由西藏萨迦派的高僧岗嘎坚赞创建，后来成为格鲁派的寺院。

大师降生的那天早晨，玛日村的人都到文都千户家的后山日沃且山上去煨桑祭神。当天天上下雪，还出现了彩虹，人们看到这种奇异景象，议论说：今天千户家里一定有什么喜事，听说千户的妻子快生孩子了，要是在今天出生，一定是一个儿子，能够继承千户的事业。同时，大师母亲有一个兄弟，名叫阿古坚赞，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千户家的后山日沃且山被黄缎子包裹起来。因此，大师降生后，大家都相信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

大师出生后，起名为宫保慈丹，从1岁到3岁常常生病，请医生治疗也不见效，特别是3岁那年病得很重，几乎逝去。文都千户家有一个亲戚在拉卜楞寺出家，是一个很有学问和名望的高僧，曾经当过九世班禅大师的经师，名叫拉科仓·久美赤列嘉措。于是大师家里的人就向拉科仓请问办法，拉科仓回答说：这个孩子应该到寺院去当喇嘛，病就会好。大师家里和村子里的人商量，大家说，千户家现在只有宫保慈丹这一个儿子，他出生时又有吉兆，应该是千户职位的继承人，不可出家当喇嘛，但是为了治好他的病，请佛爷护佑，可以送到寺院里去住。因此在大师3岁时将他送到文都寺，不学经，不穿僧人袈裟，只是在寺院里居住。

大师住进文都寺后，病自然地就好了。他从3岁到6岁在文都寺住了三年，他有时在寺内玩耍，有时听寺内僧人们诵经，有时还自己走回家去，家里人又把他送到寺上。由于前世的宿慧，他从小就聪明灵异，不愿穿新衣服，要穿破旧的衣服。没有人教过他，他自己就会放布施，扎吉祥绳等。

在文都寺内还流传着许多他幼年时的故事。他四岁时，有一次到一名僧人的屋里，对僧人说我不久要去当活佛。又有一次他到一位格西的房子里，看见格西有许多佛经，就把其中的一部拿出来，说我以后要好好学这本佛经。僧人们一看，这本经书正是《释量论大疏》，藏文称《安哲扎哇》，《安哲扎哇》是札什伦布寺僧人必修的一部主要经典。类似的奇异事迹还有很多，就不在此一一详述。

九世班禅大师洛桑图丹却吉尼玛格勒南杰贝桑布于藏历十六饶迥木猪年（公元1935年）四月从内地到达塔尔寺，准备回藏，在塔尔寺停留了将近一年。火鼠年（公元1936年）三月离开塔尔寺，先到拉卜楞寺，曾派欧曲活佛从拉卜楞寺到塔尔寺赐银八十八锭，为僧众熬茶。后来又经拉加寺到玉树，因回藏受阻，于火牛年（公元1937年）底在玉树结古寺圆寂。铁蛇年（公元1941年），班禅行辕的罗桑坚赞等人到达西宁，在青海各地分别寻访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当时到循化、化隆一带寻访的有札什伦布寺的欧曲活佛，他听说文都千户家生了一个奇特灵异的儿子，他就到寺院去查看，记下了寺名和大师的名字，没有到大师家里去，就回去了。

当时在青海各地共寻访到十几个灵异儿童。第二年大师5岁时（公元1942年），班禅堪布会议厅将十个儿童集合到塔尔寺，由大众分派到各个噶尔哇^{*}居住，大师被分到我的噶尔哇住。因为寻访转世灵童的事在当时是保密的，所以我并不清楚这是在寻访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这次大师在我的噶尔哇里住了一些天，就回去了。后来听说，当时曾将九世班禅用过的念珠、书籍等混在相似的物品中让十个孩子选

* 噶尔哇，塔尔寺称活佛寓所为噶尔哇。

取，当时大师拿了一只戒指，正是九世班禅的物品，因此在十个孩子中排在第一名。

到大师6岁时（公元1943年），经过反复辨认，灵童只剩下了三个。班禅堪布会议厅又把他们召集到塔尔寺，寺院大众决定灵童还是到去年居住的噶尔哇住，所以大师又住在我的噶尔哇里，这次住了七个多月。当时班禅堪布会议厅已将寻访情况报告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时通报西藏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由达赖喇嘛在拉萨大昭寺打卦卜算，大师在三个灵童中也是排在第一名。但是由于噶厦政府在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达赖喇嘛打卦卜算的结果时，提出将三名灵童齐集拉萨，在布达拉宫抽签决定，而不提中央派人进藏抽签及主持坐床典礼的事，因此遭到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将认定和批准九世班禅转世的事拖延下来，迟迟不作正式决定。由于这些复杂情况，设在塔尔寺嘉木样噶尔哇的班禅堪布会议厅与拉科仓·久美赤列嘉措商量，认为班禅堪布会议厅在塔尔寺的辨认中大师是第一名，达赖喇嘛在大昭寺打卦卜算大师也是第一名，再加上以前在拉萨北面的拉穆拉木措湖查看湖中景象时，除显现的房子等景象与大师相符外，最后出现一只老虎，后面跟着几只兔子，而最后剩下的三名灵童中，除大师是虎年生以外，其余两名都是兔年生的。根据以上几点，大师是九世班禅的真正转世灵童，已可确定无疑。如果因为国民党政府迟迟不作正式决定，不尽快迎请大师，就会影响大师以后的学经等事业，因此决定先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拉科仓大师共同认定大师为九世班禅转世。因此，大师于1943年农历腊月底回到文都，大师7岁那一年，1944年农历正月初三，班禅堪布会议厅正式派员到循化文都玛日村迎请，正月初八日将大师迎请

到塔尔寺我的噶尔哇里。正月十五日在塔尔寺大拉郎（班禅府邸）藏语称“扎西康赛”举行了班禅堪布会议厅内部坐床仪式。到农历四月十五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将大师迎请到塔尔寺的大金瓦殿，在至尊宗喀巴大师的大银塔前升上法座。由拉科仓为首的十位活佛和两三名格西，在同一天中为大师举行出家仪式，同时传授了居士戒、近事戒和沙弥戒。由拉科仓为大师剪发，起名为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贝桑布。在以后的十几天中，由拉科仓为大师传授了密法三部修习的随许法，大师听受了密法三部修习的经典。当时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决定，大师拜拉科仓·久美赤列嘉措和我为经师，由我经常在大师身边守护，照管他的吃、穿、住、行和诵经等事务。

大师8岁那年（公元1945年），班禅堪布会议厅请拉科仓为大师传授了时轮金刚法会、密多罗、金刚鬘、宝生百门等等教法，大师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听受完这些教法。

大师从9岁到13岁的五年中，学完了在佛教寺院中常念的各种经典，另外还学习了《大庄严论》、《入行论》、《慈氏五论》（《现观庄严论》、《庄严经论》、《宝性论》、《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释量论》以及密集三部、时轮供奉、大威德金刚灌顶、时轮金刚灌顶等教法。另外，从长寿灌顶到时轮金刚法会的各种教法仪轨也都学会了。

大师12岁那年（公元1949年），青海的色赤、土观、热科、东科尔、却藏、色多、米纳等活佛以及喜饶嘉措大师、蒙藏王公千百户等分别联名致电蒙藏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宣布大师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护送入藏坐床，或按照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旧例，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当年6月2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批准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当年

农历七月初三（公历8月10日），十世班禅大师的坐床典礼在塔尔寺文殊殿前的讲经院隆重举行，由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关吉玉宣读了批准继任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命令，颁发给一颗金印，并向班禅大师赠送了礼品，向塔尔寺法台夏茸尕布活佛以及参加坐床典礼的蒙藏各大活佛、王公千百户和塔尔寺的僧官等人也赠送了礼品，给塔尔寺的僧人发放了布施。当天参加坐床典礼的有青海各地僧俗群众五千余人。举行坐床典礼以后，农历七月初六，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就回去了。七月初七日（公历8月14日），大师和部分随从离开塔尔寺前去海西香日德。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进驻西宁的人民解放军很快派人到香日德与班禅大师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大师通过在塔尔寺的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7月班禅大师从香日德回到塔尔寺。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特别邀请班禅大师到北京共同协商，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主要僧俗官员四十多人于月底到达北京，我也是随行人员之一。5月24日，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向毛主席致敬，到台前献礼的有大师、大师的父亲、计扎萨、喇扎萨和我五个人，大师手捧哈达走在前面，我在后面举着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锦旗，此外还献了佛像、曼扎、藏香等礼物。献礼后，大师、计扎萨和我三人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领进毛主席的卧室，谈了五分钟话。接着毛主席举行宴会宴请班禅大师，出席的有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毛主席询问了堪布会议厅的情况，和大师无拘束地亲切交谈。这以后大师离开北京，去天津、上海、

杭州等地参观，农历五月底返回塔尔寺。

当年农历八月份，班禅大师在塔尔寺举行了时轮金刚法会，然后到拉卜楞寺，又从拉卜楞寺回到文都家乡，这时接到通知，准备进藏，于是又返回塔尔寺。当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班禅大师从香日德出发进藏，我也是随行人员之一。1952年4月，班禅大师抵拉萨，在布达拉宫和达赖喇嘛会见。5月份到达札什伦布寺，5月15日在札什伦布寺的森穷意噶群增殿隆重举行了坐床典礼，班禅大师登上了历辈班禅大师在札什伦布寺的法座。

当年农历六月份，我向班禅大师请了假，把经师的职务交给札什伦布寺的格西噶钦尼玛，准备年底返回青海。到1953年过年时，札什伦布寺的僧众因班禅大师多年不在寺内，没有举行时轮金刚法会，现在班禅大师回寺，请求在当年举行一次时轮金刚法会，法会定在三月份举行。所以我按堪布会议厅的要求，到举行完时轮金刚法会以后，3月底才动身回青海。5月份我到达那曲时，班禅大师也到了那曲，我们在那曲见了一面。之后，班禅大师动身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陈庆英、拉毛措协助整理）

护送第十世班禅大师回藏纪实

牙 含 章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斗争中，顺利地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二是顺利地护送班禅大师返回后藏札什伦布寺。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作者有幸参加了护送第十世班禅大师返回札什伦布寺的工作。在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时我曾写过护送班禅大师返藏的回忆录，由于当时时间较紧，有些应该写的没有来得及写进去，现在作一次补充叙述，使读者有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一、接受任务

1950年12月间，我接到上级的决定，调我到西藏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十世班禅大师返回札什伦布寺。当时昌都战役刚刚结束（昌都是1950年10月19日解放的），西藏地方政府还没有决定派出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我曾听到传达：中央决定西藏的解放由西南军区与西北军区共同负责。西北军区同时承担了护送十世班禅返回札什伦布寺的任务。

我接到上级决定以后，即向彭德怀同志请示工作，当时彭总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当时西北军区司令部设在兰州三爱堂。我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进到三爱堂时，彭总刚开完一次会议，正在看大桌子上的一张青藏高原大地图。彭总要我详细介绍从青海到西藏的地理情况与道路情况，并要我谈谈修筑一条从青海通往西藏的公路的看法。从谈话中我发现彭总在1950年就有了修筑青藏公路的打算。谈完公路以后，我才请示在协助班禅大师返回西藏方面，现在应做哪些工作？我还建议：我应先去青海一次，既看望班禅大师，又了解堪布会议厅的情况，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彭总同意我去青海一趟，并说，协助班禅大师返藏问题，现在就应着手准备，西北军区已决定抽调政治部的联络部长范明负责，具体工作要我直接与范明同志联系。

第二天我就去找范明同志。据范明同志谈，他也接到通知，让他负责护送班禅大师返藏的工作。但是有很多重大问题，西北军区不能决定，要请示中央。我提出应到青海去一次，详细了解一下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情况，以及他们对班禅大师返藏有哪些要求，我们才好向中央提出建议。范明同志表示同意，他说，如果我先去塔尔寺摸摸情况，他还可以从联络部抽一个干部陪同我去。

我当时在甘肃省委工作。我向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汇报了与彭总谈话的情况，也谈了我与范明同志研究的结果。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并由甘肃省委通知青海省委。范明同志也派了联络部的傅生同志一同前往。

1951年1月4日，我们由兰州到了西宁。1月5日，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召集了一个小会，参加会议的，青海

方面有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还有一位姓郭的同志，我这方面只有我和联络部的傅生。会上先由姓郭的那位同志介绍了班禅行辕的情况，周仁山同志补充谈了一些情况，主要是班禅堪布会议厅希望我们派人帮助他们办一个训练班，训练他们的藏族干部。同时帮助他们建立一支班禅警卫部队，成员由青海藏族中招募，至少300人。张仲良同志也谈了一些看法，他认为班禅大师和他周围的人爱国是真心的，我们应大力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最后决定由青海省委通知班禅堪布会议厅，我以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前去访问班禅大师，并听取堪布会议厅的意见。

二、初次与班禅大师和堪布会议厅官员会面

塔尔寺离西宁市只有数十华里，乘车一小时就可到达。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六大寺庙之一，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出生地，当时在寺喇嘛有4,000余人，班禅大师及其堪布会议厅都驻在塔尔寺。我们一行于1951年1月6日到了塔尔寺，先到堪布会议厅，与计晋美、拉敏·益喜楚臣见了面，这两个人约40岁上下。计晋美当时是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汉语讲得很流利，汉文程度也可以，他原是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南京解放前回到青海。计晋美由于和国民政府经常打交道，处理问题还很有条理。拉敏·益喜楚臣也粗通汉语，藏文程度很好，他的职务是堪布会议厅的秘书长。他们对我的访问表示欢迎。我们初步商定的日程是：先去看望班禅大师，作礼节性的拜访，然后由堪布会议厅召开官员会议，有什么问题和要求都可以提出，时间不限。

与班禅大师的会见在一间经堂里，墙上挂着许多佛像，正面设一坐椅，用黄缎子包裹，班禅大师穿着黄缎子的便服，当时虽只有13岁，但个子很高。班禅大师见我进屋，就站了起来，我按藏族规矩，先向班禅大师献了一条上等哈达，班禅大师也给我回送了一条同样的哈达。然后让我坐在旁边的一把普通椅子上，有几个喇嘛站在班禅大师身边侍候，宗教气氛很浓厚。我先向班禅大师说明，我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干部，这次到塔尔寺来，一是看望班禅大师，二是听听堪布会议厅的意见，因为班禅大师将来返回西藏，西北军政委员会会有护送的任务，我们应早日作好准备工作。班禅大师对我来访表示欢迎，对西北军政委员会不久护送他返回西藏表示感激。至于具体问题，他要我和堪布会议厅的官员仔细商量。班禅大师讲的话不多，还很有分寸，显示他从小就受了宗教的严格训练。我也不便多谈，坐了大约十几分钟就起身告辞，班禅大师也从坐椅上站起来，表示送别。

接着我们就到了堪布会议厅，这里的陈设是汉式的，有会议桌与许多椅子，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还有几条标语，表示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会议的，堪布会议厅方面有八九人，经他们介绍，除计晋美、拉敏·益喜楚臣、纳旺金巴之外，还有才仁团柱、丹巴、计玉杰、罗桑坚赞、何巴顿等，有的是僧官，有的是贵族俗官。我们这方面，只有我和傅生同志。

会议第一天，几乎全是由他们介绍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情况，从九世班禅离开西藏说起，介绍了在内地流浪15个年头的经过，中心思想是用大量事实说明，班禅堪布会议厅一贯是爱国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是拥护中央政府的，现在的希望是早日解放西藏，以便护送班禅大师安全返回札什